

# “平均年龄最大乘组”，他们的追梦故事太热血！



星河辽阔，再探苍穹，11月29日晚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出征！费俊龙、邓清明和张陆三位航天员启程飞天，在太空“出差”6个月。

他们的平均年龄达到53岁，是我国目前为止年龄最大的乘组。11月28日，在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时，指令长费俊龙说，“年龄虽然最大，但是我们的飞行本领依然保持在青春状态。”

这句话背后，有超乎寻常的艰辛与付出。费俊龙，2005年执行“神六”任务后，17年间体重没变过，始终保持备战状态；邓清明，唯一没有执行过飞天任务，又仍在现役的首批航天员，坚持训练25年、时刻接受祖国挑选；张陆，逐梦苍穹12年，只为飞得更高……

## 梦想的起点

生于1965年的费俊龙，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兵。那时，他用薄铁皮做了好多五角星，刷上红漆钉在自己的帽子上。17岁那年，当招飞的消息传来，他没和家里商量就偷偷报了名。之后，他顺利通过了各项检查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一员。

“既然当飞行员，就要当最好的飞行员。”基本上每个科目，他都是第一个“放单飞”，还因为成绩优异成为飞行教员。当我国首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开展时，他再一次抓住机会，毫不犹豫报了名。

1998年1月5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成立，33岁的费俊龙成为14名首批航天员之一，与他一起的，还有32岁的邓清明。

那一天的情景像烙印一样，留在了邓清明的心坎上。多年后他回忆，“那天，十四名航天员对

着国旗宣誓，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句话——英勇无畏，无私奉献，不怕牺牲，甘愿为祖国的载人航天奋斗终生。那个时候我的心跳都加快了很多。”宣誓之后，他在国旗上签名，“很激动，手都是抖的”。

生于1976年的张陆，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。当填报高考志愿得知有机会成为飞行员时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飞行。

“如果当一名歌手，我永远不可能有机会去驾驶飞机飞翔祖国的蓝天，但如果我选择当一名飞行员，我会在蓝天骄傲地歌唱。”

那会儿，他可能也没想到，有一天，他可以在远离地球400公里之上的太空歌唱，唱着自己为神舟十五号飞行任务创作的歌曲《壮志行》，“古调穿松影，山淮赴穹境，辞岁在人间……”

## “魔鬼训练”

航天员训练包括基础理论、体质、航天环境适应性、心理等八大类上百个科目。

头低位训练，脚高头低躺在一块特制的“床板”上，连腿都不能翘一下，要坚持整整5天；离心机训练，航天员要承受8倍重力加速度，还必须完成各种技术动作；着陆冲击训练，航天员要在冲击塔训练室里直落而下……

训练时，航天员如果实在坚持不住，可以按手边的红色按钮请求暂停。但20多年来，这个触手可及的红色按钮，从来没有被按下过。

那段时间，为了能尽快达标，费俊龙经常给自己“加餐”——转椅训练时，一秒钟要转18圈，转10分钟就是优秀，但他一般要坚持15分钟。

邓清明最开始也有些吃不消。训练后，他的手不由自主地一直抖，有时候吃饭都夹不住菜。即便如此，他始终没有放弃，用他的话说：“即便倒下，也要朝着梦想的方向！”

张陆尽管拥有强-5攻击机的飞行经验，但一些挑战身体极限的训练，还是超出他的想象。“我第一次做离心机训练，心里就留下了一个阴影，让我整个人不能呼吸了。”但经过慢慢摸索和调整，他这项科目一直维持在一级水平。

## 不变的初心

如果说“魔鬼训练”是挑战身体的极限，那么，数次与梦想擦肩而过的煎熬，则是另一种漫长的考验。那是“功成不必在我，功成必定有我”的真实写照。

从进入航天员大队到执行此次任务，邓清明已坚守了25年。他曾是“神九”“神十”“神十一”的备份航天员，进行着与主份航天员完全一样的训练项目。

“太空不会因为我的故事感人，就向我张开怀

抱。”在他看来，航天员有两种状态，一种是飞天，一种是准备飞天。这些年，他一直在坚持训练，等待号令。“这是一个漫长的追梦过程。训练那么多，就等这一天。”

自2010年成为航天员以来，张陆见证多批战友出征太空、载誉凯旋，他有说不出的羡慕。他也明白，成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，需要时间的沉淀。“飞行是一个梦，我们一直在这个圆梦的过程中追逐。”

与他们相比，有过一次飞天经历的费俊龙，似乎更“幸运”一些，但其实，他也有“梦碎”的时刻。

2003年，费俊龙通过“神五”初选，但遗憾的是，他未能再进一步。“尽管每个人都有选不上的心理准备，不过心里还是有些失落。”冷静之后，他开始全方向“神六”冲刺。

两年后，费俊龙圆梦“神六”。进入太空的第三天，他在座椅上方团起身体，连续做了多次前空翻，成为第一个把筋斗翻到太空的中国人。

但那次旅程，费俊龙也有遗憾——5天的太空之旅太过短暂，他甚至没时间好好欣赏一下舷窗外的美丽景色，所以在为返回地球整理行装的时候，费俊龙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再上太空。

正是这个执着的信念，让他在此后17年，时刻保持备战状态。“我可以说一句，我体重从‘神六’到现在没变过。”

## 共赴太空

神舟十五号瞄准11月29日23时08分发射，这一天，这个中国航天平均年龄最大乘组，将一起圆梦。

张陆说，“准备了12年，其实我也想象不出来，真正火箭点火倒计时的那一刻，我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。”他想起飞天所有的感受记录下来，送给女儿，也送给所有的孩子。

追梦25年的邓清明，知道入选“神十五”乘组时，心情却十分平静，“想得更多的是珍惜机会，扎实训练”。执行任务前的最后一次水下训练，他坚持了六次，即使后面三次已经非常累了，但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。这一切，都只为“训练得更加巩固，更加娴熟一些”。

继“神六”之后，第二次担任指令长的费俊龙，则给自己“归零”：不管你是飞行过了还是没有飞行过，必须得从第一次的心态去完成好这次任务。

现在，他们已与“神十四”航天员乘组首次实现太空“会师”，续写逐梦航天篇章。

这就是“平均年龄最大乘组”的故事，数十载奋力拼搏，浩瀚星空终将留下他们的身影。这就是中国航天员，踏遍荆棘，也要逐梦前行。

梦想无垠，步履不停，中国航天将拥抱更广阔的星辰大海！

（来源：阅读公社）

# 乡下人家

乡下人家，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，或种南瓜，或种丝瓜，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，爬上屋檐。

当花儿落了的时候，藤上便结出了青的、红的瓜，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，衬着那长长的藤、绿绿的叶。

青的瓜，碧绿的藤和叶，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，比那高楼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或是竖着两根大旗杆，可爱多了。

有些人家，还在门前的场地上种几株花，芍药、凤仙、鸡冠花、大理菊，它们依着时令，顺序开放，朴素带着几分华丽，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。

还有些人家，在屋后种几十枝竹，绿的叶，青的竿，投下一片绿绿的浓阴。几场春雨过后，到那里走走，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，成群地从土里探出头来。

鸡，乡下人家照例总要养几只的。从他们的房前屋后走过，肯定会瞧见一只母鸡，率领一群小鸡，在竹林中觅食；或是瞧见耸着尾巴的雄鸡，在场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。

他们的屋后倘若有一条小河，那么在石桥旁边，在绿树阴下，会见到一群鸭子。游戏水中，不时地把头扎到水下去觅食。即使附近的石头上有妇女在捣衣，它们也从不吃惊。

若是在夏天的傍晚出去散步，常常会瞧见乡下人家吃晚饭的情景。他们把桌椅饭菜搬到门前，天高地阔地吃起来。

天边的红霞，向晚的微风，头上飞过的归巢的鸟儿，都是他们的好友，它们和乡下人家一起，绘成了一幅自然、和谐的田园风景画。

秋天到了，纺织娘寄住在他们屋前的瓜架上。

月明人静的夜里，它们便唱起歌来：“织，织，织，织呀！织，织，织呀！”那歌声，真好听，赛过催眠曲，让那辛苦一天的人们，甜甜美美地进入梦乡。

乡下人家，不论什么时候，不论什么季节，都有一道独特、迷人的景色。

（陈醉云）

## 美文

# 烽火通辽城(192)

文/周德军

（接上期）

“落井下石？”刘金正冷冷一笑，讥讽地说：“你们共产党不是最讲民主吗？徐县长今天既然来参加了城防会议，我们大家就有权发表自己的看法，现在把我的意见说出来了，这有什么不对？这怎么就成了落井下石了呢？再说了，你们共产党手里的那几杆破枪都在这明摆着嘛，怎么去跟兵强马壮的国民党正规军和宝号的队伍抗衡？这不是事实吗？夏副主任，别忘了，现在是用枪杆子说话的时代，既然你们共产党没有实力，就是不能主持通辽的工作嘛，这有什么可说的？”

徐永清一字一顿地问刘金正：“那今天县政府要是不走你说的这两条路呢？”

徐永清话音未落，刘金正啪地将手枪拍到桌子上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徐永清，你他妈的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今天老子灭了……”还没等刘金正把话说完，早已怒不可遏的徐永清掏出手枪，照着刘金正抬手就是一枪，刘金正本能地侧身一躲，只听“哎哟”一声，子弹打在了他身后的刘殿阁胳膊上，鲜血立刻顺着刘殿阁的袖筒子流了下来。

枪声一响，屋子里顿时大乱。那些穿着长袍马褂的士绅们纷纷躲避，杨桦和夏耕晨两人也拔出手枪，几乎与此同时，刘金正和他的手下们全都拔出了枪，双方几乎是同时将枪口指向了对方。屋子里的空气剑拔弩张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张家渠说话的声音：“是谁在开枪？哪里来的枪声？”

话音未落，张家渠走了进来。他一看眼前的这个场面，便冲着刘金正的人把眼一瞪，说：“干嘛？干嘛？你们这是在干嘛？怎么能把枪对着徐县长和杨书记呢？把枪放下，都放下。”

当人们把枪都放下以后，张家渠坐了下来，说：“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？干嘛要舞刀弄枪的？说说，咋回事？”

刘金正用手一指刘殿阁，说：“你看看。”

张家渠转头看到了刘殿阁那流着血的胳膊，十分惊讶地说：“呀，流血啦。这是咋回事啊？”

徐永清两眼盯着张家渠，问道：“张队长，你不在会场保卫，怎么会来到这里？”

“这……”张家渠支吾着道：“我，我也是刚接到通知来开会的。”

“你也接到了通知？接谁的通知？”

张家渠没有正面回答，他转头冲刘金正的人说道：“散了吧，大家都散了吧”

借此机会，刘金正带着他的手下出去了。几分钟以后，徐永清等人也离开了刘府。

回到保安总队，杨桦说：“老徐，现在看来，刘金正和张家渠的反革命真面目已经暴露无疑了。”

夏耕晨说：“杨书记，徐县长，他们这完全是一场有计划、有预谋的篡夺民主政府领导权的阴谋事件。”

徐永清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是的，现在看来，通辽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了。为防止形势进一步恶化，我提议，立即逮捕刘金正和刘殿阁。”

杨桦说：“我同意。但是，现在刘金正的势力比我们大得多，除了他那些看家护院的手下以外，保安总队里也有几名中队长是他的人。”

夏耕晨说：“是啊。因为我们来的时间短，专员公署干部又缺，还都没有来得及甄别撤换。”

徐永清想了想，说：“这么办，老杨，耕晨，你俩辛苦一下，立刻动身，去专员公署汇报这里的情况，请求增派部队，加强通辽的城防力量。”

杨桦说：“好吧。我们现在马上走。”

见徐永清点头同意，杨桦朝外面喊道：“黄科长。”

黄渊金从外面进来。

“马上备车。”

“是。”

县委办公室。

徐永清面对黄渊金、肖汉良、郑也同和巴特等人表情严肃地说：“同志们，今天召集大家来，就是要向大家通报一下，目前，通辽的形势很严峻，国共谈判刚刚结束，《双十协定》油墨未干，蒋介石集团就单方面撕毁协定，下令全面进攻我晋冀鲁豫解放区。为此，我们西满军区的大部分主力马上就要南下，去前方保卫我解放区。而我们辽源公署能够留守的兵力是十分有限的。据有关情报分析，国民党在通辽近期内将会有大的动作。所以，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。同志们，通辽的和平来之不易，我们要不惜牺牲一切来守护它，保卫它。”

（待续）

## 连载

# 世上的美好，都有有效期限

我很欣赏台湾漫画家几米一幅题为《有效期限》的漫画，画的中心是一片浅绿的水，上部有一些叶片粗大开着紫花的藤儿，中间偏下是两块大石头，大石头上坐着一大一小两个人，小石头上蹲着一只好奇的小青蛙。

左下角一只小纸船正悄然无声地驶来，朦朦胧胧的影子倒映在水里，显得那样圣洁、诗意而又孤寂、无助。

旁边的诗云：“一艘小纸船，悠悠地飘过来，吸饱水分，渐渐沉没。世界上所有的美好，都有有效期限。”

事业有“有效期限”。无论我们干出的事业多么辉煌伟大，它对他人影响都会受到种种制约，后人不可能完全依照我们的经验、想法行事；同时一个人可以干事业的年龄有限，过一村少一村，经一店少一店。

亲情有“有效期限”。父母可以陪伴你的上半生，却无法呵护你的下半生；儿女能够陪伴你的下半生，却不可能参

与你的上半生……你无法在所有的时空里称心如意地拥有你想要的全部天伦之乐，就像一只鸟无法在每一个季节都拥有自己优美的歌喉。

人生的“有效期限”实在数不胜数，朋友多如“过客”，来去匆匆，有“有效期限”；梦想此一时彼一时，实现了某个目标，茫然也随之而至，有“有效期限”；金钱让我们锦衣玉食，我们从其中得到的快乐却一天比一天减少，有“有效期限”……

世间万物的“有效期限”贯穿我们生命的全过程，充塞着我们心灵的每一个角落。

美好事物的短暂教会了我们珍惜。我们热爱梅花，是因为它独独袒露在冬天；我们喜欢菊花，因为它只是微笑在秋日，假若世界上的花朵没有“有效期限”，我们想什么时候拥有就可以什么时候拥有，我们对花的那份期待、感恩就会大打折扣。

事物的“有效期限”也激发着我们的进取精神。一切都是有时间限制的，一切都可能有来不及

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也就想到了要在生命的有效期限内成就自己向往的事业，付出自己积蓄的情感。

“世界上所有的美好，都有有效期限”，这是大自然不可移易的规律，这种规律不会因为获得的职务的高低、名气的大小、财产的多寡而有所改变，我们能做的只是让这种美好保持得长些，再长些。

（游宇明）



# 山有桂子，开落如常

节，送玫瑰，送百合，却不送桂花。

桂花似乎太有烟火气，最适合被爱情遗忘的中年女人。在院子里栽一棵桂花树，它没有妖烧的颜色，但是被香气熏染日子，熏得有一种很结实的甜蜜。

每年在桂花盛开的时节，我都会去采桂花，回来制桂花糖。

一手托一只小篮，一手从枝梗往上捋，小半天才收获半篮。看它们卧在篮子里，软软的，凉凉的，像热恋期过后有些寂然的心。回来在清水里漂几趟，滤掉生水，拌糖。一层一层的白糖，让白白的、水润的花瓣，渐渐失了颜色，皱了。一钵的桂花糖啊！花已经成了食物，换了身份，被密封在坛子里。

隆冬煮鱼，开了坛子，舀出一勺桂花糖，白气迷蒙中，转身插进突突冒泡的鱼锅里。中午，一盘红汪汪的红烧鱼端上来，筷子沾汤，舔一口，桂花的香，都在。这是桂花啊，想想，我都觉得太隆重，太奢侈。可是，桂花浮在鱼汤里，不言不语。

诸花之中，大约只有桂花，和吃贴得这样近，和烟火气贴得这样近。除了桂花糖，还有桂花糕、桂花饼。中秋吃月饼，最喜那饼馅里一粒一粒的桂花，尘芥一般，星子一般。

还有桂花茶，沸水冲泡，一粒一粒的小花在水里纷纷地逃逸，然后浮上来，在水面上铺开一片，眉头紧锁似的不情不愿。可是，半个时辰后，揭杯盖窥一眼，它们一粒一粒，缓缓沉下去，禅坐在杯底。好像一群怀抱理想的女子，在茫然与不甘之后，在对抗与疼痛之后，最后与生活和解，平和下来，淡淡下来。理想还在，化作一抹袅袅的茶香，各自咀嚼，各自回味。



桂花细细碎碎地开，最日常，最民间，像日子，无惊无澜的日子。一年一见。见时花开纷纷，小朵小朵，絮絮叨叨的样子。挤着，花梗处，叶子荫下，一点儿也不张扬，是老老实实过日子的心态。

《诗经》里有男女互赠香草，赠芍药，赠白茅，赠红管草，但没见过人家赠桂花。我觉得桂花真值得一赠啊，在那样的草木年代，赠一枝，一个村子都沉浸在袅绕的香气中了。现在的人在那些送花时

## 悦读